



# 画商日记

## Diary of an Art Dealer

[法] 詹泊尔 / 著 李嘉熙 文佩琳 / 译

伦敦、纽约间；他左右看早期艺术品市场的行情……他以此写下的日记堪与普鲁斯特的任何一部长篇相媲美。

# 画商日记

## Diary of an Art Dealer

[法] 詹泊尔 / 著 李嘉熙 文佩琳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画商日记 / (法) 詹泊尔著; 李嘉熙, 文佩琳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

书名原文: Diary of an Art Dealer

ISBN 978-7-5155-0348-6

I. ①画… II. ①詹…②李…③文… III. ①日记—作品集—法国—现代②美  
术家—生平事迹—法国—现代 IV. ①I565. 65②K835. 65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0052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画商日记

---

作 者 [法]詹泊尔  
译 者 李嘉熙 文佩琳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 5  
字 数 44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48-6  
定 价 68. 0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序

本《日记》之作者生于1881年，与其父均系画商，专营珍贵美术作品之收购与转售生意。故自塞尚之第一幅天才作品问世之后在美术界引起革命性变化，至新艺术风格又如何风行全球，均为作者所亲历和目睹。作者本人承袭传统艺术之影响，终生推崇18世纪之法国画坛巨匠，而以夏尔丹为最。虽然如此，一旦新作品以新形式问世，他倒也并不排斥而昧于发现杰出画家。他甚至认为，像布拉克这样的当代画家，其所臻之完美程度，倒也并不在他所钟爱的夏尔丹之下。

逐页细阅《日记》，不免立即感到：作者虽然长期从事艺林商贾活动，但其艺术鉴赏力并不因经商而有所不逮。作者的父亲原系法国阿尔萨斯省人，1871年《普法条约》签定后该省被割让给德国，在此情况下，他因不愿当亡国奴而逃往巴黎，并于1889年创设了为作者所继承的这份家业。

反抗精神世代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和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投身于法国抵抗运动，并因参加地下活动而遭维希<sup>[1]</sup>当局逮捕。1942年获释后又遭德寇逮捕入狱。他在狱中为同难狱友教授英语，这用他的话说来，是为了迎接解放。嗣后，他被押往纳粹德国，受尽折磨，终至处境危殆。

他于1944年在德国纽恩格姆集中营结识的难友舒弗尔，在几年后写给让·格恩诺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牺牲前的一段生活情况：“从肉体上看，躯壳还是原来的躯壳，形象依稀可辨，别人也大体如是；但就精神气质而言，他之刚强如故，则实为罕见。他虽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却处之泰然，照常谈笑风生，关心难友。他每天虽是感到过度疲劳、精神委顿，但作为一位问心无愧的爱国志士之典型，他实已无所牵挂，所余的唯一职分就是不但自己决不退缩，同时也帮助他人坚强不屈。”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利的人，其美学禀赋，竟能使他在面临生死考验之时，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1] 维希系“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区伪政权之头目。——译注

《日记》所反映的生活，我本人倒并不感到有什么越轨之处，因为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也正是道德上的价值；《日记》所揭示的作者形象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既忠实于家庭，又取信于朋友的人。他为人慷慨、慈善且富有机智。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的《日记》，我们能从中见到数十位艺坛知名人物，不论是见一次、两次，或多次相见皆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其有关的文字描写都栩栩如生，仿佛作者对人物刻画这门艺术早已运用自如。但作者介绍所及也并不仅限于画家或者收藏家，比如1919年1月11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克列孟梭<sup>[1]</sup>的一些情况。在漫画家和新闻记者笔下，这位“老虎”总是以半动物、半人形的形象出现；但《日记》说：“他其实脸上皱纹极少，腮帮子是圆的，圆鼓鼓的像个网球。漫画把他画成前额非常凸出，眼睛又凹得很深，这全是夸张，根本不是那回事。他胡子很浓，但剪得很齐整，也很神气。他们画他一双手像鹰爪一样，他也根本没有。他下巴溜圆，脑瓜子也圆得像个球，很结实。”克列孟梭有时显得对绘事相当内行，据作者在他处反映，他也是莫奈的好友。

对他素所敬佩的画家，《日记》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如布拉克、卡萨特、福兰、洛朗森、马奈、马蒂斯、莫奈、毕加索、雷诺阿、苏丁、于特里约等等，有关洛朗森的记载使这位具有矛盾性格而又举止开朗的女人给人一种亲切而完美的印象。在《日记》中对福兰的反映也不少，写得也很有感情。《日记》也记载了不少他在艺术交易活动中的一些同行，比如作者的表弟J. 迪文、迪朗-吕伊、罗森堡、魏尔德斯坦、弗拉尔德等。此外，还有一些是著名的收藏家，如亨利·克莱·弗里克、洛克菲勒、罗特希尔德和史蒂尔曼等等。（作者本人也是著名的艺术珍品收藏家和藏书家。）《日记》中还有不少有关艺术批评家的记载，如阿波利奈尔、布林逊、文丘里。布林逊在《日记》中露面早，收场晚，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也每每令人不舒服，是个十分伶俐的波兰人。而最叫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有关普鲁斯特的记载。早在1907年，作者就在卡布尔认识了普鲁斯特。当时他们同住一家旅馆里，由于都对维米尔有兴趣而互相结识。但只是在过了十五年，普鲁斯特在巴黎重访作者以后，双方的友谊才日趋成熟。这年（1922年）普鲁斯特不幸去世，作者也参加了他的葬礼，但在《日记》中，作者仍不断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过从细节，并发表了两封普鲁斯特写给他的信。作者还谈到了阿尔封斯·卡恩对普鲁斯特童年所写的往事回忆，以及克鲁美林克就普鲁斯特的作品所发表的详尽分析。

[1] 乔治·欧仁·本杰明·克列孟梭（184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法国政府总理。——译注

《日记》作者之所以对普鲁斯特如此醉心，也恐怕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普鲁斯特是在为他自己的时代谱写史诗，而他自己也对此具有同感之故。不过作者心目中的真正英雄，还得说是前意大利著名探险家卡萨诺瓦。1920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告诉我们，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头四五天，读了卡萨诺瓦的“令人钦佩不已的回忆录”之后，才决定动手写《日记》的。只接触过卡萨诺瓦作品中的某些色情描写的人，也许会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老实讲，这不是一部随随便便写下的《日记》，它是有其目的的，它部分属于文学，部分属于历史，加上作者观察敏锐，文笔生动，它当然将作为其时代生活的写照而传之久远。就这一点来说，《日记》的珍贵程度丝毫不亚于普鲁斯特的长篇作品。同时，它也是一种美术作品欣赏教程。这其实也还算不上是它的特色：作者在从事艺林商贾生涯的漫长岁月中，已经磨炼成为一名艺术“专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瑰宝，也鉴定了不少艺林珍品。而这才是他的实际活动。不过我还是觉得《日记》所提供的，还远不止这类专门知识，它还具有某种只有诗歌才具备的那种美感。1922年12月20日的《日记》，他记述了他面对透纳的创作《巴特渥斯内景》所产生的感受。他说：“领会画家的内心世界，要比领会那虚幻的诗境还要困难一些。”又说，“真怪，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境，我们还较易于接受其感染，而偏偏画面所表达的这种几乎全是具体的形象，倒反而使我们感到如此难于领会。”画面所反映的内容虽然只局限于一定的空间范围，但一旦要想用文字把它说清楚，谁都会产生同样的困难。不过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作为一名艺术鉴赏家，业已在精神上逐渐领略了个中的奥秘。

赫伯特·里德勋爵

# 目 录

## Content

001

1918年

两个大调色板也擦洗得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其中一块已放上了油性，一小堆一小堆均匀分布，其中有老黄、深蓝、紫色、朱红、赭红、暗绿、鲜绿、琉璃黄等色。色板当中是一小堆白油性，堆得就像一座小雪山似的。

052

1919年

在这样一幅景物画中，作者对天道无常作了高度的概括：故园得远离，家庭得抛弃，然而渺渺苍穹，归宿又在何处？他身下的坐骑，一时显得疲惫，一时又像在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举步艰难地去寻求那永恒的乐园。

083

1920年

室内清一色黄色色调，层次分明，十分悦目，都是莫奈自己设计，加上挂了约四十件日本美术图片，就显得更为雅致了。另外一些图片则点缀在饭厅前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只见它四壁都刷成蓝色，也是层层色调不一，但总的来说效果似稍差一点。

106

1921年

他对《德尔福特小巷风光》不大感兴趣，但对布达佩斯博物馆收藏的《老妇人肖像》却很欣赏。他又指着柏林博物馆所藏《戴珍珠项链的女人》说道：“人们都说光是现代派画家的创造，其实还有哪件作品的光，能比这件作品反映得更生动、更真实、更富有质感？”

118

1922年

我们又谈到了现代派的作品，谈起马蒂斯、德兰等人。他对这些东西看不惯。他说：“这帮人是盲人瞎马，故意标新立异，在他们看来这叫艺术，其实他们根本不懂：美术创作仅次于卖画，是最最高尚的职业。”说完，福兰故意做了一个鬼脸。

143

1923年

洛朗森正起身要走，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给她的作品上一层油，她说她从不上油。她讲：“怎么上法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去上吧。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画的东西，上了油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我劝你给它配个旧式画框，用白、金两色的框子最合适。用白色，是配那个灰色；用金色，是因为我没有用黄色。”

174

1924年

虽然是获得了一大笔收入，但是拍卖整个画室毕竟给德加的名誉带来了一些损害，何况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习作、那么多未完成的作品以及不少破损的水粉画。其中有些作品尚属追怀维米尔性质。然而，在这个数量巨大而又意想不到的展品之前，今天的观众却不能理解，毫无反应。

194

1925年

但据阿尔曼德自己讲：“这画还并不能算是最优秀的作品，因为它画的是一个老年人的像，而波提切利系以画青年人见长。他是画青年人的专家，画春天、画漂亮姑娘的专家。佛罗伦萨只知道青春年华。他这个老年人脸上的皱纹，画得像刀刻的印子，真难看……”

215

1926年

这位画家由于相貌生得丑陋，所以长期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妓院里。他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安身之处，只有在那里女人才不会对他粗暴无礼。他既喜欢女人，又讨厌女人。当他给妓女画像的时候，当他在妓女的嘴角画上一丝苦笑的时候，这毋宁可看做是他自己内心苦闷的流露。

222

1927年

世界名作之中，无速写立足之地。名作不仅必须是完成了的作品，而且还必须是高度完成之作。此点画家必须牢记。

238

1928年

给油画重复上色的办法，这在画家当中还很罕见。因为，历经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作品的色彩与最初拍下的照片不一致。那时人们就会认为有的作品确已失传，而另有的作品则是经过了加工。如此一来，也就会给专门制造假作品的人开了方便之门。

247

1929年

但可惜的是画上没有作者的签名，他于是央求原卖主和阿尔曼德，托他们设法让苏丁补签个字。后来，苏丁也签了。但在苏丁又按原底上色的时候，一时心血来潮觉得画得并不好，竟扔到火里烧了。

273

1930年

正是因为 19 世纪的法兰西出现了像安格尔、柯罗、马奈、雷诺阿、德加、梵·高、德拉克罗瓦这些肖像画圣手才使得这些人黯然无光。甚至像普维·德·夏凡的《渔人》也足以使他们的作品相形逊色……

287

1931年

最令我感到为难的是，这么大一个展览会，竟找不出一件杰作！艺术创作搞了三十五年，连一件著名作品都没有！眼睛所及，看不到真正脱稿的东西；在未最后完成的东西里头，怎能发现杰作？正是由于创作上这种不完整性，才妨碍了马蒂斯产生大量作品，而杰作只有在大量作品当中才能孕育得出。

291

1933年

她每天沉迷于梦幻之中，以致与大自然有了距离，我因此就给她送花，以迫使她回到大自然里去。她喜欢一下子搞搞这件作品，一下子又搞搞那件作品，要是老是停留在手头的作品上，她就觉得是件可怕的事情。

296

1934年

在罗丹的指导下工作，真是既苦又甜啊！罗丹的天才足以把他手中的雕刀弄弯，足令雕像屈服于他的意志。而达到他所构思的高度，这时作品就会在他的爱抚之下包装封存。一件稀世之作也就从此诞生！

303

1935年

据她讲，她在制作时简直是困难重重。因为毕加索先用好几张纸叠在一起，再把纸反过来，把他的设计画在反面，以产生一种透明感。她自己再设法把图样所产生的效果织在挂毯上，最后的成品的确相当不错……

306

1936年

我们加上德兰、罗特、赛贡扎克这些人，恐怕得把特鲁加德罗新盖博物馆所有的墙壁都挂得满满的。我们这些人不但经历了如此艰难的磨炼，而且还大大革新了绘画这门艺术；我们同马蒂斯以及其他一些画家一道重新恢复了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了的绘画的自然法则。

308

1938年

不过，最了不起的画家还得数伦勃朗，只有他才是神画手。这时，我对苏丁说：“不对，神画手不能只是一个，天堂里的画手都是神画手。”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伦勃朗就是他的偶像，高过其他所有画家，即令是委拉斯开兹也不能与他相比。

311

1939年

里拜男爵夫人颇不客气地批评过他的一些作品。她就好像是高明的外科大夫，一下子就把手指头按到了痛处。况且，她对版画也真内行，批评也十分中肯。哪条线长了，哪条线短了，她都看得很仔细，哪怕是一个线段她也不放过……



# 1918年

## Diary of an Art Dealer



两个大调色板也擦洗得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其中一块已放上了油色，一小堆一小堆均匀分布，其中有老黄、深蓝、紫色、朱红、赭红、暗绿、鲜绿、琉璃黄等色。色板当中是一小堆白油色，堆得就像一座小雪山似的。

## 2月12日

### 在轰炸的日子里

自从上次大轰炸以来，卢德的名作《马赛曲》已经装进大箱，填满沙袋，运往别处保护起来了。《马尔尼的马群》也专门盖了安全防护室加以保护。卡尔波的《舞蹈》也仍将在夹墙里度过其黑暗的年月。天哪！就连范多姆将军<sup>[1]</sup>纪念碑也都用东西盖了起来，以免挨炸！对那锃锃发亮的大炮筒来说，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还不如就那样放着，露天屹立，反倒显得庄严而光荣。

## 2月13日

### 在 57 号

57号是我经理处所在地。

波尼·德·卡斯特兰，肩宽，腰瘦而胸部开阔，衣服讲究但不奢华，是一个筋骨强健精力充沛的人。举止富于教养，看上去很像一个动作文雅的大洋娃娃。他那很有钱的美国妻子已和他离了婚。

安娜·哥尔德，40岁上下，就是那个已和波尼·德·卡斯特兰离异的女人。她身材不高，也不太好。腰弯得像个葫芦；脸长得像红土豆，真可惜了那副鼻子。她现由新丈夫陪着。新丈夫就是波尼的表兄——塔里安德-皮里·哥尔德公爵。

波尼离婚之后，经济上再度陷入困境，但也给他那离了婚的老婆留下了几百万法郎的债务。波尼十分懊悔，他说：“我是上当，真上当，对我来讲，安娜·哥尔德哪儿够得上有钱！”安娜和新丈夫塔里安德结婚之后，日子倒是过得蛮幸福。新郎君身材高大，沉默寡言，六十开外的年纪，多少有点驼背。因为已有一把年纪，不能再像花花公子那样风流，所以似乎别具一种道貌岸然、和蔼慈祥的味道。

他们与波尼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1] 路易斯·约瑟夫·德·范多姆（1654—1712），法国历史上之著名将领，军事统帅。——译注

### 文艺批评家布林逊

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老虎要是能够讲话，它的声音和它那副机灵劲儿，肯定会和这个狡猾的波兰人差不多。它表面上装得温温顺顺，背地里却会狂吼一声。它的脚掌柔软而光滑，但潜藏其中的利爪却尖利如钢。他之所以蓄上一脸大胡子是为了掩盖他只有半分人性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两眼倒是蓝的，那是为了便于自欺欺人。他曾经在美国求学，至于是否在美国出生，却只有天晓得。他住在意大利，但有人说他是英国籍。他处心积虑要让世人公认他是研究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艺术的权威，尽管这一目标大致在三年之前就已实现，但是仍旧雄心勃勃；他已在走下坡路，只是这个路还很长，很长。他不做买卖，二不收佣金，但是参与分红。

“布林逊，这两万五千法郎，给你。”

“谢谢你，詹泊尔。”

不久以前，他来到巴黎，他公开说，极愿为美国红十字会效劳，其实，他是被德军吓破了胆。因为德军突破意大利防线之后，长驱直入，直逼佛罗伦萨，危及他乡间的别墅，而据传闻，英国也并不欢迎他入境。

他了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事，也很熟悉其背景，但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树敌。敌意经他散布，而又由他来全力收回。如果能和他的对手一起关在一个小天地里，也许还不致被毁灭！他的死对头就是柏林博物馆馆长波得。原来，意大利雕塑是他的禁脔，而波得居然也想在其中占一席之地！

## 2月16日

### 谈雅各·杜塞

我曾看见雅各·杜塞在杜布瓦大街散步。已经六十开外的年纪，看去仍然英俊如故。他过去那把深褐色的大胡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今却是两鬓斑白，胡子修剪得像法国花园一样齐整。他的衣

服十分贴身，就像是自行设计的服装穿在模特儿身上一样。模特儿是仆婢们所崇拜的女王，而他，则像王子一样，受到服装设计家的膜拜。他从来不要别人的尊崇，因为他自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从那一双蓝色的杏仁眼，直到他那天资聪颖的禀赋，一切的一切他应有尽有。他所收藏的18世纪法国珍贵美术作品，前后共花了约三百万法郎！公开拍卖后所获净利即达一千四百万法郎！他在装饰画家何恩采的协助之下所建立的这套藏品实在是珍贵无比。拍卖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今天，我住到他这里来了（斯蓬梯尼路19号）。那是一次何等漂亮的拍卖！他走得又是何其干脆！

他向我倾诉，他为爱情受尽了折磨。我深信不疑。他爱的是某夫人，某夫人也为他而离了婚。正当即将结缡之际，她却突然辞别了人间！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这样易于受人攻击。由于名声好，他遭到人们的嫉恨；由于名声好，他亦辛酸备尝。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对社会的贡献也从未获得过公正的评价。他所收藏的书籍大都属于极其珍贵的考古、艺术名著，那是学者、收藏家和研究人员的宝库，也是世间罕见的珍贵典籍。他曾为此耗资数百万法郎。他将其奉献给了法兰西学院。作为对其劳绩的表彰，学院本应将其吸纳为院士，他却登堂无门。他的藏书对于艺术家也是极大的贡献；对于目前装饰艺术之复兴，比之别人，他也早已慧眼独具。六年前，在他的艺术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之际，曾遭到人们的嘲笑，而今则已有人在开始步他的后尘。

他既然还在散步，我想我们一定相见有日。

## 2月17日

### 我们的来历

恩内斯特·迈是个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我们今天一同进的中餐。他的藏品中有一件昆廷·梅采斯的作品《贤明的君王》，即紧握两手又有一个

鹰钩鼻子的人。该画现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原来是属于鲁道夫·卡恩的藏品。他的这件藏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作品中也属名画之列，这样讲虽不为过，不过也是从现代眼光和尺度来衡量才这么说。再者，他本人也非常有钱。

他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像你爸爸，他是在美国去世的吗？从前，我很喜欢他。”

“是1907年初过世的。爸爸长得很年轻，别人有时把我们当成两兄弟。他的确是像我，但是他比较富于道德教养，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常常是红光满面，谁见到都觉得舒服。有些朋友曾热情地称他是‘法国的弗朗士·哈尔斯’。”

“你的同事纳唐·魏尔德斯坦我也认识。当年搞古玩生意，他还是个新手，如今想必是老行家了。”

“那恐怕是拉非德路56号时的事了。”

“不，不，是住在雷梯诺的老城的一个二层楼上，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门面哩！按职业身份讲，他只是个中间人。”

“一开始，他先在斯特拉斯堡<sup>[1]</sup>卖领带，后来才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当古玩商，最后在巴黎定居。他还对我讲过，当他住在拉非德路时，常因不能按期付房租，而被迫在傍晚从门房旁边溜出去躲债。二十年后，在克罗尼埃那次大拍卖中，他以五十万法郎买下了弗拉戈纳尔<sup>[2]</sup>的《情书》，等到1907年，他又以一千七百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鲁道夫·卡恩的全部藏书，当时在场的还有我和伦敦的迪文<sup>[3]</sup>一家。”

“我记得，那是住在拉法耶特路9号的时候，你爸爸对他支持不小。”

“那倒是，不过我爸爸干上这一门行业，原也是受了纳唐·魏尔德斯坦的影响，这是1889年的

[1] 斯特拉斯堡系法国东北部城市之一。——译注

[2] 让·何罗·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作品多描写贵族骄奢逸乐的生活。——译注

[3] J.迪文，即后来的迪文勋爵，我的内兄。——著注

事了。我爸爸那时本来搞的是交易所，自转业搞了这一行，从一开始就招来了不少大财主当顾客，他们有：罗特希尔德一家、巴尔达克、奥伯特·李曼、斯特芬斯、斯特恩，还有你自己。后来，爸爸学了英语，就带上魏尔德斯坦上英国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在英国才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到精致的法国美术作品。比如在蓓尔美尔街<sup>[1]</sup>，老柯纳希家屋后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他们以一万法郎的代价买下了华托的《诗人的梦》，后曾想以两万法郎出手，却找不到买主。经过十年收藏以后，竟索价十五万法郎为戴维·韦伊购去。当该画从伦敦运来法国时，我爸爸曾见过，但当时要价并不高。”

“詹泊尔先生，索价一万法郎以上的美术品，我从来是来者不拒。你还记得格洛吗？他是19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收藏家，他就有那个劲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他曾拿这事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其实我们都不是外行。有一次，格洛把他收藏的一件作品拿给朋友们看，那是他曾花高价购藏的作品，朋友们见了都向他道贺，但格洛却打断了他们，说：‘我收这幅画只花了一百个法郎，其实再多花五万法郎，我也情愿。’”

## 3月2日

### 鉴定一件华托的作品

有些名家作品真伪难辨，我们在57号研究了这个问题。纳唐·魏尔德斯坦说：“米契尔·莱维声称他手里的那件是真品，恺撒<sup>[2]</sup>那件是赝品。但我已答应恺撒，愿出百万马克买下他的。威廉二世那个下流坯一得了我的信<sup>[3]</sup>，那幅画的身价立刻就涨了一倍。”

当问及谁是中间人时，他答：“有两个人，一个是路德维希·罗森塔尔，是个商人，也是内廷膳

食总管，是他给威廉买的原件；另一人是恺撒的大管家，他给我搭的桥，并坚持要我出具书面保证，我手头还留了个底子。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位法国收藏家对此作品表示了怀疑，这于是就成了各家报纸的一条大新闻。这一来威廉也就不想出手了，并要求给予鉴定。当然，也不肯再卖给我了。法国则全力支持他，特别是法国政府，生怕得罪了他，把一些知名人物都请出来作担保。我们的政府部长把法兰西艺术学院也抬了出来，通过美术评论家何弗萨的口来逐条反驳米契尔·莱维的说法。罗浮博物馆也奉命攻击莱维。人们对此均感震惊。万一威廉手中的东西真是假的，我看政府恐怕下命令也要把它变成真的，要不然怎么交代！”<sup>[4]</sup>

## 3月6日

### 收藏家约瑟夫·巴尔达克和亚瑟·韦尔-皮萨，在57号

约瑟夫·巴尔达克是西吉斯蒙德·巴尔达克的弟弟。他是来看休伯特·罗伯特这组雕像的。他是属于精明老练的银行家这种类型。对他来讲，数字就是方向盘，就是子弹，不是发财，就是破产，别的什么也不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数字、款额，一派行家味道。他每讲一句话，总要跟着一个口头禅：“那就是嘛！”你也不用多讲，他总是给你一个具体的数额。他点头就成交，他的投资绝不会亏本。凭他所掌握的艺术知识时就会给他赚钱。我以七十万法郎的价格把弗拉戈纳尔的《情书》卖给了他。三年前，我曾从他手里买下乌东的名作，一件妇女半身像，名叫《扮作女修道士的凯拉夫人》，后来我又以整整二十万法郎转卖给了纽约的亨利·弗里克。去年我又从他手里买了两件小型瓷塑，也是乌东的作品，表现的是布洛格尼埃的

[1] 蓓尔美尔系伦敦一街名，以多俱乐部闻名。——译注

[2] 恺撒·威廉二世，当时的德国皇帝。——译注

[3] 该信日期为1910年6月11日。——著注

[4] 纳唐·魏尔德斯坦认为米契尔·莱维手中的是真品，我也认为那是华托原件。——著注

小孩。我后以3.2万美元卖给了美国费城的约瑟夫·怀德勒，他手里却早已有了同类作品，只不过是大理石雕，有些呆板罢了。它们也是来自于巴尔达克，是经雅克·塞里芒转手卖出的。我们这位银行家则是从巴伦·皮雄那里买来，巴伦则直接得自于乌东家中。有一个时候，这两件小瓷塑正式翻制成圆雕，今罗浮博物馆所收藏的两件就比它要精致得多。

约瑟夫·巴尔达克已在巴黎收藏有最精致的《休伯特·罗伯特》雕像，但此刻却对我的藏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正在谈着，韦尔-皮萨来了。我让他先慢点进来，巴尔达克就说：“我要对他讲，你的《罗伯特》我刚刚买下了。”韦尔-皮萨进门以后，缓步沿着长廊走来。

他的帽子一直压到耳际，两眼眯得像个果核，鼻子埋在胡子里，胡子又把嘴遮住，嘴又躲在腮帮子后头，脑壳又缩在肩下，整个身子好像要弯到两条腿当中了：当今巴黎鼎鼎大名的收藏家，就是这副模样。他的藏品中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可以转手之外，别的从不转卖。但也有点例外，即布歇<sup>[1]</sup>的两件艺术挂毯他放弃了，还有一件《卡松》现归美国的怀德勒所有。这位邦塔里埃地区出身的农民，无论是从那身打扮，或者从他那一口浓重的乡音都可以一下就猜得出他是哪里人。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毫无内行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创办了自己的精彩收藏。巴尔达克对他说：“你来得太晚了，《罗伯特》组雕叫我已经抢到手了。”

我仔细地观察韦尔-皮萨的表情，觉得事情变得赤裸裸的了。我把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好像在想：“我原并不打算收购《罗伯特》，既然今天叫巴尔达克这个畜生抢先一步，我就非得抢下来

不可。”但他的回答竟很简单：“你买得好，那是精品。”“不过，你要想买还不晚，我方才现钱不凑手，还没来得及干这个蠢事。”这时韦尔-皮萨好像自言自语：“啊哈，连巴尔达克都没买，我又何必花这个钱？”谈话题目又转到了以往出过的价钱上，韦尔-皮萨对我们说：拉各尔的名肖像画《雅尔先生》在杜塞画展会上卖出的时候，净赚了约50万法郎，但他本人只花了5000本钱就买到手了。

## 3月7日

### 在57号，尘世遗物的归宿

纳唐·魏尔德斯坦今晨收到下面这封信：

先生，我是激进的反闪（米特族）人物埃杜瓦·德勒蒙的遗孀。深愿你能公道待我。我有些美术作品想出售，未悉是否能抽暇前来接洽。

## 3月12日

### 一件伪作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赫恩画展会上，《蓝色少年》竟以3.2万多美元的高价拍板，其实，那是一件冒名庚斯博罗的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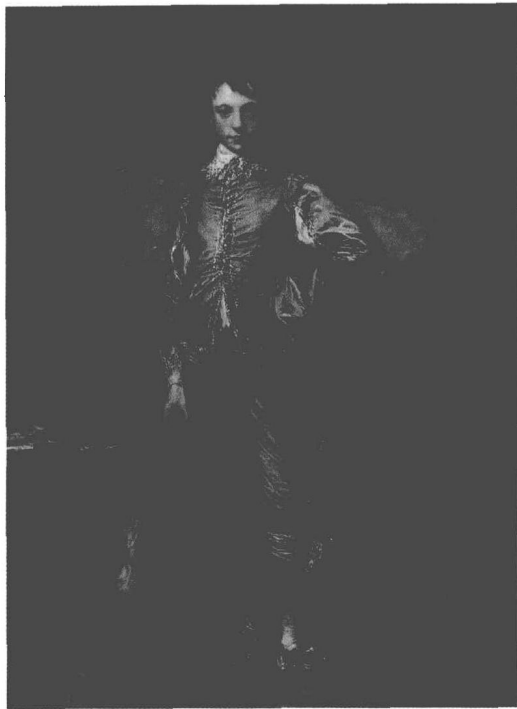
展览会上，真正好的东西竟不太容易找到买主。

## 3月20日

### 拜访玛丽·卡萨特

我乘马车从戛纳启程前往格拉斯。几头拉车的牲口看来也深受战祸的影响，像燕麦这样的东西，它们肚子里何曾再装过。哎哟，你瞧它们爬坡，该有多难！有一处地方，马蹄每蹬一次地得间隔多长时间，我们硬是给它算了出来。车老板知道打也没用，只好由着它们慢慢走！唉，看来我的老朋友也只能耐心点，耐心等待我们光临吧！在小镇的尽头，在戈盖迪罗路的一侧，我们终于看到目标了，不运

[1] 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法国油画家和版画家，法国洛可可绘画的最伟大的代表者。1734年曾被选为巴黎美术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教授。1765年被任命为学院院长，并获得“皇家首席画家”的称号。——译注



蓝色少年 庚斯博罗 布面油画 179.4cm×123.8cm 1542年

处就是安盖莱托别墅。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下了车，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往别墅走去。远近闻名的美国画家就住在那里。在创造了印象主义画派的灿烂的群星中，只有她和惠斯勒作为美国的代表卜居于此。

天哪，这样一位献身于光线的信徒，两眼几乎失明！这样一位如此醉心于阳光、多方表现其明暗之美的女画家，似乎再也得不到阳光的温暖了。只是她那一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瘦长骨架，多少还有些热气罢了。她是一个喜欢栽花养草的人，但是她的花园却已荒芜不堪。她的这座小别墅，仿佛是枝头的鸟窠，有如世外桃源，居于万山之巅；极目远眺，峰峦起伏，山色秀丽，然而如画美景，却视而难见，目力不济，又徒唤奈何！她两手捧着我孩子的头，亲切地贴近他们的面孔，仔仔细细地

打量：“啊，我是多么想把他们画下来呀！”听她一说，我这做父亲的心，不禁为之一动，我深深知道玛丽·卡萨特对于她看不上的孩子是从不屑一画的。贞洁的童心与玛丽·卡萨特彼此相通，浑成一体。她自己的孩子向来也是水灵灵的，按照英国的方式，在清新空气的陶冶之下被抚养长大。德加曾说过她：“她画的孩童耶稣，身旁总有英国护士。”也许她不像她的朋友马奈、莫奈、德加和雷诺阿那样富有知识，她本人对此也不否认，然而她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沁人肺腑。

她对我说，拉菲德路15号曾经落下一枚炸弹，正好在迪朗-吕伊画室的对面。下礼拜二准备公开拍卖的德加藏画正好全都在那个画室里，她非常担心，这些名贵的藏画很可能要遭殃，并说：“德加这位大画家的生命正是由于得到他侄女的亲切仔细的照顾才得以至少延长了三年，万一遭到这样的大祸，那可把她彻底毁了。”

我对她讲，迪朗-吕伊上个月曾经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把收藏在他画室的许许多多德加作品一一挑给我看，其亲切和蔼的态度就跟他平常一样。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草图尽管未最后完成，但效果竟是好得出奇，究竟出自谁手，我看还很难说。是出自德加之手呢，还是出自他的哪位才华横溢的朋友之手，看来已无从鉴定。迪朗-吕伊当然要比别人更了解他的老师，对于这样一个画派，凡是有资格对它提出意见的人，不论何种看法，他都乐于接受。趁目前还来得及，我看应早日对这批作品的归属提供更多的线索。

看过这些藏品之后，我过去的一个想法已宣告破灭。多年来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德加自己的珍品，从来秘不示人，一旦公开拍卖，其光辉天才当可大白于世。看来这个估计是太高了。其藏品中确有不少精彩粉画，也确有若干杰出作品，但价值平平的原始习作也的确为数不少，只是不能否认它

们是德加的东西而已。有些水粉作品很不完整，或已经局部涂抹。这都表明作者创作时非常漫不经心。还有些水粉作品，积满了三十年的尘土，有的更是尘封满面。由于德加的藏品即将公开拍卖，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赝品，防止将现存的粉画、油画作品予以加工冒充原作，迪朗－吕伊费了很大工夫将每一件藏品均拍照留底，并把照片分赠法国及各海外有关机构备案。

玛丽·卡萨特问我是否看到一些蚀版画，我说见到了。我还告诉她说，德加的家属担心将来会有人出版《德加色情作品集》，所以把他的色情作品都销毁了。只是迪朗－吕伊倒保存了一件《夫人游宴图》。他让我看了，我觉得艺术上并不成熟，原来是妇女们叫他画成那个样子的！德加所收藏的一些名作中，玛丽·卡萨特单挑出了一件名叫《牧师先生》的作品，是安格尔画的，她建议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把它买下来。

玛丽·卡萨特有一位朋友是个亿万富翁，名叫詹姆士·斯蒂尔曼，三天前刚在纽约逝世。谈话当中，她谈到了不少他的情况。她对我说：“他最先购藏的是两件挂毯，是布歇的作品。后来我又让他从特洛提的手里买下一件提香的作品和两件莫罗尼的作品，后者原系特伦特大主教宫殿中的藏画。他为此一共付了十六万美元。这之后又从你手中买下了伦勃朗的《提多》（原为鲁特兰公爵所有），两件弗拉戈纳尔的作品《园丁》和《下葡萄的女人》，一件维益·勒布伦的作品。他所收藏的比较有名的作品，大致就是这些，外加一件伦勃朗的原作。他曾表示要把我自己的一些作品也买下，所以前后共让他买去了二十四件。我的这类作品，主要是供家庭欣赏之用，好看也好拿，内容既不涉及社会，也与其他画家无关。我倒是希望他别送给了博物馆。”

我们告别玛丽·卡萨特的时候，已为时不早，天也快黑了。说实话，莫奈、马奈、德加和雷诺阿

这些人她都很敬佩，也时相过从，可惜这段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她只字未提。对高更这个人，她似乎不太欣赏，认为根本不是什么画家。至于惠斯勒，她认为是个江湖骗子，而萨金特则是个小丑。

### 去卡格涅访雷诺阿

“雷诺阿先生可以见见吗？”

“对不起，他昨夜没睡觉，”他的女仆答，“我就去瞧瞧，您有名片吗？”

雷诺阿并不认识我，我想象中估计他的仆人会套两匹马，两匹格拉斯的马，用车把他拉来。女仆回来后，说道：“您是否可以让您的太太先到饭厅里休息，我们再设法请我们先生下来。”“请先生下来”？她这话倒叫人听不明白。

他家的花园有点像个荒凉的菜园，门窗系仿路易十六时期的那种菱形结构，但质量都很差，沿海滩的十二个门窗都好像是杜法埃之流的投机商人一夜之间搞出来的，真是粗制滥造之极。但是海上风光与田园景色却幽雅而绚丽，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雷诺阿于三年前死了老婆，所以屋子也没人经管；昨天吃剩的面包渣子，今天也没人打扫。

窗户附近的一个犄角，有张桌子，桌上有几支画笔，一盒水彩颜料。另外的桌上还有一些方形陶瓷制品，上面绘有花草和儿童画的船啊、树啊等等图案。还有一些陶瓷盘，上面绘制的是许许多多屈膝裸女。他的色彩与风格，我总算搞清楚了。雷诺阿难道是在搞陶瓷？

屋门半开，我终于瞧见他来了；他们把他扶下来了，两个女人用一种类似担架的东西把他抬来了。还在巴黎的时候，专门收售现代作品的画商乔治·伯恩海姆就给我讲过：“他上岁数了，浑身直哆嗦！”看来果真是这样。我这人真有点莫名其妙，到底上这儿来干啥！我眼前所见似乎是个骷髅。人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用肩膀扛住，怕他摔倒。但是他

两条腿已弯不得，全身都弯不得，就像玩具兵里头那个从马上摔下来的骑士一样。他只用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已经包扎起来，成了个庞然大物。他们让他坐下，实际上是斜靠在椅背上。

他坐下之后，那样子看了真叫人害怕。胳膊肘尖露在两侧，小胳膊向上举起，就好像是用线拴着的两根小立柱，不停地颤动。手指头也已经萎缩，骨节突出，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哦，不，说手指萎缩还不对，手指头还有，只是已蜷缩在手掌心里，伸不直了。可怜哪，一双干瘪得只剩皮包骨的手，就和鸡爪一样，毛已拔光，绳已扎好，就等扔掉了！唉，他的脑袋是怎么样，我还没瞧哩！他头戴一顶高大的英国旅行帽，因为是驼背，脑瓜子也缩在里头。他的脸瘦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白胡子挂在两边，就像被风吹散了似的，硬得像豇豆。又是怎么吹成那个样子的呢，真是天知道！至于他那两只眼睛，唉，那就一言难尽了。

对这样一个难以名状的生物，我又能指望他回答我什么呢？他的脑子还清醒吗？还有思维能力吗？还是我来先开口吧。我大胆讲了这样几句：“作为崇拜您的作品的观众，我的夫人和我一同前来向您，向一位杰出的画家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谨向当代美术大师致敬。”

他指了指要我们坐下，然后又要仆人给他一支烟。女仆先把一支烟放到他嘴里，又给他点燃。

雷诺阿这才提起嗓子来说道：“我具有一切生理上的缺陷，我的作品也是一样。”

我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解除了。这一句俏皮话，生动的俏皮话，恢复了我的信心。我笑了起来。他也露出了笑容。不久以前，他那黯然无光的两眼，突然又明亮了起来。我对他说：“在那房角的一张桌子上，我见到了一些陶瓷作品，您的手法我很钦佩。”

“不错，不错，我首先搞的就是陶瓷。我有个16岁的孙儿和我在一起，也正在跟我学艺。人人都

应该有一门职业，他搞这个比较合适，但不容易学。同一个色彩，要是两个人去调，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色调。”

“我听说，你想调出永远不会变色的色彩来，是吗？”

“不错，有这回事，可是没把握。记得六十年前，我在罗浮博物馆看到特洛提的那幅《牧归图》时，小牛的鼻孔冒出的哈气在阳光之下也显得色彩鲜明。但过几年以后再看到它时，牲口大鼻子下那种太阳光的效果，业已无影无踪。所以，我们就应该研究，不断进行研究。”

我的夫人问他喜不喜欢风景画。

“非常喜欢，但搞风景画是太不容易了。别人把我归入人物画家一类，这是正确的。我画的风景画作品只不过是些零零星星的小玩意。我方才正在想法儿把风景和我画的人物糅在一起哩！前辈老画家也都没有这样搞过。”

“您对乔尔乔内怎么看？”

雷诺阿没有回答。他不谈这个问题。后来我又提到柯罗<sup>[1]</sup>。他就谈：“你提的这个人乃是本世纪了不起的天才人物，是前所未有的风景画巨匠。别人称他是诗人，这可是文不对题了！他是个自然主义画家。我本人曾经孜孜不倦地钻研过他那套艺术，却始终无法企及。凡是 he 写生到过的地方，我也常去，比如威尼斯、拉罗谢尔等地方，但无论哪方面，都赶他不上。谈起拉罗谢尔，那里的座座高塔，唉，叫我遇到的麻烦可真不少啊！是谁让我这样去拼命学习的呢，不正是柯罗吗，不正是他的过错吗！他在拉罗谢尔画的高塔，把石块的色彩处理得那样熨帖，而我呢，却怎么也弄不到那个程度。”

他把烟头扔进脚旁的烟灰缸之后，又示意仆人再给他点一支，然后接着讲：“风景画，那是画家

[1] 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是使法国风景画从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译注



的绊脚石，你不是觉得那是灰色吗，但在一幅以灰色为基调的作品里，那又是什么色彩呢！要用一支秃笔来解剖一棵树，该是多么困难，先生，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我对他说：“当1830年的诸多大画家大多还在人世，当他们的画派不但毫无式微之兆，而且蜚声画坛，声誉达于顶点之际，更何况你本人又如此深爱他们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竟能与同道一起另行自创画派，立异标新，敢于分庭抗礼，甚至唱了对台，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啊！”

“这也纯属偶然。那还是在巴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格雷尔的瑞士人开设了一个收费异常低廉的素描讲授班，每月只收十个法郎。我因为没钱，所以就去了。就在那里我认识了莫奈、西斯莱、巴齐耶。我们正是因为彼此都穷，所以搞到了一起，也正是因此才有机会共同创立了印象派。如果我们都是单独一个人，恐怕就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勇气，甚至连想也不敢去想。也正是我们的友谊和相互切磋，才导致了印象派的出现。我们得相互依靠，共同奋斗。1872年，伯瑟·莫里索也加入了进来，我们自己又挣了点钱，我们都在德罗奥大饭店举行过画展，出售过作品，这一下就引起了震动。那时有个名叫丘克埃的人可对我们起了大作用。他是一位一向出入于各种艺术品拍卖场合的人，即令场上尘土飞扬，他也觉得空气中别具风味。他来到了我们的陈列室，还把一个走廊上的熟人骗进来，对他说：‘你来看看这些叫人看了害怕的展品。’不料他这位朋友竟非常欣赏我们的作品，这全非丘克埃始所料及。丘克埃很不高兴，说：‘全是些下流货。’他又把别的人叫进来。不多久，就形成了意见相反的两派，彼此争论不休竟至动起武来了。后来，连警察也叫进来了，大街上的人都拥进门来。德罗奥大饭店这下可遭殃了，那纯粹是人为的灾难啊。饭店只好把大门关上，等一切恢复正常才重新开业。事过

之后，欣赏我们作品的人可真是不少呢！”

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与坎坷经历，一经回想不禁令雷诺阿的两眼又重薪焕发出了光彩。乔治·伯恩海姆说他浑身都在打哆嗦，我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过于夸大了，雷诺阿的一双眼睛，他难道没有见过？是的，他是躺在椅子上，两条腿还不时在颤动，然而你只要看看他那一副眼神，沉疴好像早已霍然。在他的两只眼睛里，目光还是那样亲切，眼珠儿还是那样机灵，青春的火花仿佛还在放射着光芒！我要求他让我看看作品，他指示仆人领我去。

女仆领我们来到一间卧室，里边挂了两排油画作品。作品并未配框，只是用图钉摁在墙上。还有一些作品则搁在床上的鸭绒被上。在同一张画布上，他有时画上三四件东西，各朝各的方向；也有时缺了一部分，或者从一个角上撕掉了。不少能值两万、三万、四万法郎的作品，都像洗衣房的衣服似的，挂在那儿等着晾干。其中肖像画相当不少。他在法国南部阳光灿烂的米迪市所搞的最后几件创作似乎都不那么活泼，不那么耐看，但近几年来，他已不再搞这类东西了，考虑问题也更成熟一些了。他的这些作品有如成串的宝石，美不胜收，我心中极为惊异。看来，这也绝非他青年时期的作品。我问他的女仆：“他究竟是怎样进行创作的？”女仆说：“我把画笔给他夹在指缝里，用细绳子或丝线给他绑好。有时掉了下来，我又再给绑上——不过在我看来，雷诺阿先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双‘山猫’眼睛。他有时叫我，告诉我说画笔上有根毛掉在画布上了，要我捡掉，免得妨碍上色。我找了半天也看不出毛掉在哪里，结果还是他先指了出来：原来细细一根小毛，藏到一小块颜料里去了！”

“他经常作画吗？”

“常画，不停地画。好些作品他都当做施舍品，送给别人了，有的送给了老朋友，或者老朋友的儿女生活有了困难，也就随手送给他们了。”